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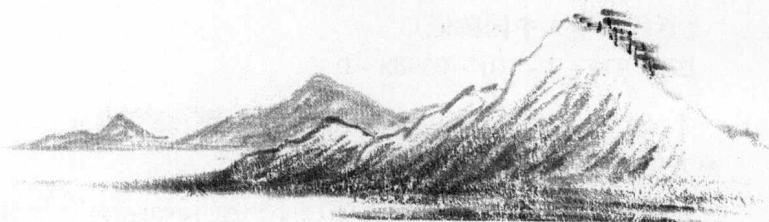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日】小栗栖香顶 著
陈继东 陈力卫 整理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主 编：张明杰
副主编：王 成 陈 捷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日】小栗栖香顶 著
陈继东 陈力卫 整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日)小栗栖香顶著;陈继东,陈力卫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8.5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ISBN 978-7-101-05983-0

I. 北… II. ①小…②陈…③陈… III. 北京市—地方史—史料—近代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5856号

-
- 书 名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著 者 (日)小栗栖香顶
整 理 者 陈继东 陈力卫
丛 书 名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丛书主编 张明杰
副 主 编 王 成 陈 捷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5月北京第1版
200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字数130千字
-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983-0
定 价 22.00元
-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抵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

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 13 人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 1905 年前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的东京汇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 227 种，其中晚清的 148 种，民国时期的 79 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都教育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 227 种游记在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早在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中,就收录了《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专著多达数百部,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截止至1979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此可以察知,这些游记的数量之多。而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即大致相当于晚清民初时期的尚有许多遗漏。这固然由于这一时期距今时间久远,不少游记已很难寻找,一些书甚至已成孤本。而且收藏者又很复杂,除图书馆或特殊文库外,尚有不少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因此,全面收集这些游记本身甚为困难。可喜的是,日本游摩尼(ゆまに)书房于1997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游记65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所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本。笔者十余年来,一

直致力于日本人所写中国游记的收集和考察,目前我个人收罗或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大大小小已不下三百余种,以后将择其精者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前面提到,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1871年的订约建交。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的打算,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迟迟至1877年末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1872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和福州领事馆(领事井上让未赴任),同年8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我国东北侦探考察。早在前一年政府就派福岛九成等九人赴中留学。1873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等八名陆军留学生赴中。1874年8月在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出兵台湾相呼应,大批军人进入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1875年2月,受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至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东京丸”等四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8月,共同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芝罘—天津—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大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渡航。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进出。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

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游记。

当然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价值不大,有的甚至是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有价值者。不少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学校修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游记最多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该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书,如《旅行纪念志》(1911)、《孤帆双蹄》(1912)、《乐此行》(1913)、《沐雨栉风》(1914)等,即第8期至11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同文会于1916年至1920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就是根据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几本这方面的译稿和著述。

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以明治、大正时期为例,这些撰写者从身分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5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进而翻越秦岭,横断栈道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8月抵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序。另外较有

代表性的还有：大鸟圭介《长城游记》（1894）、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1888）、村木正宪《清韩纪行》（1900）、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年版，实为1910年之行）等。

第二、学者及记者、编辑。这类游记较多，如曾历任过《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于1899年9至11月游历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燕山楚水》（1900）。另有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1884），尾崎行雄《游清记》（1884），户水宽人《东亚旅行谈》（1903），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中国漫游记》（1918），桑原鹭藏《考史游记》（1942年出版，实为1907—1908年之行），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1911），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1918），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1912），那波利贞《燕吴载笔》（1925）等。

第三、作家或艺术家。如曾被胡适称为“新派小说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1921年3月末至7月初，前来中国。从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九江、汉口、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最后由天津经沈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华期间还拜访过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并在游记中分别记下了对前四人的访谈录。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游记》（1925），即这位年轻作家留下的民国10年时的中国印象记。这类游记还有：鸟谷又藏《中国周游图录》（1914）、夏目漱石《满韩漫游》（1909）、河东碧梧桐《游中国》（1919）、佐藤春夫《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1922）、木下杢太郎《中国南北记》（1926）等。

第四、教习及留学人员。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遗产。如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瀨敏德的《北清见闻录》（1904）、先后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1904）、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等。留学人员的游记有从师于俞樾的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1883）、后藤昌盛的《在清国见闻随记》（1884）等。这类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的留学时的身分是学者，则列入第一类型，如桑原鹭藏、宇野哲人等。

第五、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如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于1874年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两年后又派到中国从事谍报等活动，1878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1874）、《北中国纪行》（1875）等，即其游历之记录。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岛弘毅《满洲纪行》（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年版，实为1919年内蒙古东部及洮南地区的旅行日记）等。

第六、实业家或商人。如：实业家木村条市《北清见闻录》（1902）、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1899）、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中国实见录》（1910）、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的永井久一郎《观光私记》（1910）、在天津经商十余年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山本唯三郎《中国漫游五十日》（1917）等。

第七、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

分活跃,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入大陆的所谓“中国开教”。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分在北京龙泉寺从本然师学北京话。《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1873)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1904)、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来马琢道《苏浙见闻录》(1913)、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1916)、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等。

第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1884年5月至翌年4月前来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北京,最后入广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昶、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1886)是了解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绝好材料。另外,山本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1899)也是这类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的两部纪游与前面提到的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

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分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

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而且,这些游记多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 1871 年至 1920 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 1862 年“千岁丸”航渡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相信贤明的读者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诸多启发和思考。这也是笔者企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张明杰

2006 年 10 月于东京

明治初年日本僧的北京留学记

——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

1. 近代中日佛教交流的发端

1873年8月16日上午,一辆马车载着三人,一路颠簸,驰向北京城。马车上,除了驾车的车夫,还坐着一位身缠日本僧衣的短发蓄须中年僧人,另一位是仆人模样的男子。这位僧人便是来自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现为大谷派)的小栗栖香顶(1831-1905)。是年7月17日,他从日本长崎出航,19日抵达上海,因办理前往京城的许可证明,在沪上盘桓数日,后乘山西号海船经烟台至天津,8月10日在天津雇一仆人,又沿运河乘船赴通州。于通州,由一僧人告知若欲见寺僧,可先访法源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旅途辛劳,故于是日一早由通州雇马车奔赴京城。在城外税馆受到了官吏的例行查问,车夫答道是日本僧人,不用上税之后,便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城内,直奔西河沿附近的一家叫庆丰店的客栈。入店不久,便与邻房客人笔谈,打听城内八大寺所在以及政治状况。翌日,他携仆人同往法源寺,将事先写好的“日本僧香顶谨白”的书信呈交给寺僧。文中叙述了在上海得知京城有八大寺,在通州又闻京中无高僧的经过,询问:“何寺有名僧,何寺留远客?”法源寺僧答曰:“龙泉寺大和尚,宗教之首领,宽仁容众,况足下一人乎。师其往见。”

小栗栖闻之大喜,又裁一书,于次日8月18日上龙泉寺,迎接

他的是一位叫本然的上座。客堂之中,在十数名寺僧的围观之下,二人进行了无声的笔谈。最初,互通僧名、年龄、出家受戒之年岁、习儒学佛之学历。其后,小栗栖将准备好的书信,呈示长其一岁的本然。文中简述了来此寺的前后经过,着重讲述了来华目的:方今耶稣教侵蚀日本,教堂林立,民众率归,而僧徒束手无策,故万里蹈海而来,欲访大刹高僧,求教护法之策,并愿留学龙泉寺,习语言,尔后与诸贤讨议。其拳拳之情跃然于纸面。本然对小栗栖的文采和忧法之情给予了高度称赞,以为末法难以挽回,同时又言,学语言并非易事,且不必就学于僧人,师他人为宜,以此婉言回绝了小栗栖的请求。然而,小栗栖不肯罢休,诉说旅途之艰辛,坚求允许在此留学,愿以本然为师。本然无言以拒,只好收留了他,指出中日两国虽佛理相同而世事不同,龙泉寺又为十方常住丛林,规矩甚严,提议为避免不便,可居住到附近的小寺清慈庵,并赠给他一册《楞伽秘记》。小栗栖大喜过望,将带来的洋银、香水、折扇等物作为回礼,要交给寺主和众僧,却全部如数退回。本然劝戒他万里海外人,无资财则寸步难行,切戒浪费,随后派一僧领其至清慈庵,与庵僧相商,定好居室。19日,小栗栖香顶便离开旅店,移居至清慈庵,在尚无其他日本人的北京城由此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

上述情景是根据小栗栖香顶所撰写的《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而描述的。1873年3月,清朝与日本正式批准了两国修好条约,至此,二百馀年间,由于两国实行的海禁和锁国政策而中断的正式交往得以恢复。从现有的文献记录来看,小栗栖香顶是在条约生效后,最早奔赴中国的日本僧人之一,可以说正是他重新开启

了中断已久的中日佛教交流。而他的中国留学其实还负有为在中国传教作准备以及他所属的教团和国家在中国扩张的使命。1874年7月8日,他结束了将近一年的北京留学,离开北京,踏上归途。然而,时隔两年,1876年8月,他再次踏入了上海,其目的不再是留学,而是在上海创建了首家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别院,开始了向中国人传播日本佛教的历史。由此,一直是接受中国佛教的日本一转其身,向其佛教故乡中国输出其教义,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小栗栖香顶成为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首先要关注的人物。

往昔日本僧来华,正如九世纪天台宗僧圆仁(794-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表达了到中国去寻求佛法和巡礼的目的,就是说,在中国探求佛教的真理,巡礼佛教的圣地,将新获得的知识 and 宗教体验带回日本,明确地显示了中国佛教的中心地位。但是,江户时代(17世纪30年代—19世纪60年代)的二百多年间,曾有不少渡日清僧,而入清之日僧却寥寥无几,以致绝无。使得几乎断绝的交流历史重新复活的小栗栖香顶果真也是为求法和巡礼的目的前来中国的吗?他在向中国僧人说明其来华理由时,着重强调了防止基督教向日本的侵透、捍卫佛教的最大目的,希望与中国高僧商讨对策。就是说,与以往日僧来华相比,小栗栖来华的性质完全不同。日本佛教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单向地学习中国的状况了。在江户时代,日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宗派佛教,其与国家和民众的关系也具有了稳定的形式。然而,到了明治时代,神佛分离的政策得到实施,从而神道取代佛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众多佛教大寺院遭到毁坏,变为神社领地,政治地

位一落千丈。而基督教也借助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在日本全土正式获得传教权,势力伸张,不可阻挡,佛教寺院的固定信众也大有被其掳夺之势。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来到北京的小栗栖,经过一年的学习和观察,针对于外部的世界潮流一无所知、于国内的变革不仅毫无反应也无从参与、几近奄奄一息的中国佛教界,发现了日本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积极主张到中国传播日本佛教。

通过小栗栖的在华传教活动,中日两国的佛教徒接触频繁。清末经学大儒俞樾居士受日商岸田吟香以及在江南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的松林纯孝委托,编纂了日本汉诗选《东瀛诗选》,这恐怕是中国学者最早编辑的日本诗集。再者,与小栗栖关系至为密切的南条文雄,留学英国时,和身为外交官的杨文会居士在伦敦结下友情,并协助杨文会在日本搜购中国失传的佛典。不仅如此,为后人奉为净土第十三祖的印光大师,以及江南名流沈善登居士等都与来华传教日僧有过密切交往。这些交流看上去好像是以往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的复活或继续,然而,正如小栗栖香顶的来华目的所显示的那样,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已不再是佛教以及思想文化的中心之地,日本的思想、文化和宗教开始反向流入。

2. 日僧来华目的

如果对照近代和近代以前的中日佛教的交流,其性质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主动地接近中国,日本的这一姿态一直未变。古来中国僧人前赴日本,建寺院作住持,然其大多是受日方相邀而去的。在奈良建戒坛授戒规的鉴真和尚,在长崎向旅日华人讲法、住持万福寺的隐元和尚都是受到了日本僧界的盛情相邀而